

國

朝

奏

疏

國朝奏疏卷十二

蕭山朱樞雲

職制

糾劾

糾奸貪大巨

吳達

參誨貪利民之總督

魏瑄

糾越制冒濫之員

楊義

參黜巨鑽營濫進

張嘉

密糾總督失防降官通寇

龔鼎孳

糾降官悖禮越分

魏裔介

參大學士明珠等罪狀

郭琇

請毀前明逆璫碑墓

張瑗

請重處悖旨之部員

俞化鵬

被糾自陳

趙申喬

議誅逆臣年羹堯

田文鏡

又

李紱

議請誅奸

田文鏡

劾尚書任事過銳

劉統勳

請裁抑相且居官親族

田前

集已革大學士和坤罪狀

胡季堂

議已草編修洪亮吉罪狀

成親王

奏勅提督將領失紀玩陣

百齡

密奏果司跋扈

程國仁

附歸籍 外補

陳請歸養

李因篤

陳請休致

趙申喬

乞補外吏

謝濟世

特糾奸貪大臣疏 順治二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  
為特奏奸貪大臣、以肅政奉事、勿惟憂國奉公者、完按之、取改  
過自新者、立身之要、未有

恩隆  
特簡、猶然、狐媚成奸、豺狼任性、毒國禍民、如今日之馮銓者也  
銓為逆瑞、親忠貪、乾兒、陰謀篡弒、載之大業、炳如日星、今蒙  
皇上  
特恩、列於內院、四海浩嘆、咸曰、乃瑞餘孽、豈堪為開基元老  
辱

朝廷  
而羞當世士、必自此人始、然、臣以君子之心待人、猶冀其痛改前  
非、或處積慮、稍稍以隆恩當報、留意回家、不謂奸貪改

習然不少移、愈趨而下也、謹據確見、實聞、條列具陳、曰公  
孤變理陰陽、今京師半年之中、淫雨雷電、吳芾、各省水雹  
水災、疊告、我

皇上

仁心仁聞、兢兢恤民、何事上干

天意、此

災變之來、乃君子邪氣所致、銓泄池帶圖修省、視若故常、惟  
朕寅亮、而不思其咎、此求奸相王安石、天變不足畏之故智也、  
一曰論靡之地、

王言

綸綍所聞、今奉疏、皇上、而求擬自尊、如臣堂官趙開心、請湖  
廣巡撫及留資臣范文程等兩疏、正切而不奉

俞旨

非銓摸權、自負票擬、在年使人畏、逢迎也、何以專擅

至此一日賄賂乃

新

朝痛恨有犯必誅銓以姜瓖歸順時曾違心腹至其家索  
饋三萬兩許其封祀瓖不從但答以金馬等物大拂其意第  
招徠遠人之時股肱大臣公行需索且封祀何事而可以賄  
即此一端其平日招權納賄可概見矣然而終不敢明言于  
惟懼之故之年今瓖現在可問也一日

朝廷

上前

朝廷

慮心國事委用漢臣是日是非白非所以明賞罰而成明比  
也苟有念何忍上欺

君父

如李鑑為霍然所指而銓百計庇護此內院所見外定所  
聞物議沸然謂銓納賄為此故行賄受賄臣屬風聞而

朋比為奸，即此已大失。

城

朝廷任用之至意，一曰巨奸阮大鍼，昔為魏賊謀逆，令賄馬士英為

南司馬，大群貪殘，至亡其國，此謂西喪家邦之人也。歸順者無其名，知窺覷所懷何意，乃銓懸懸注望其來，屢囑南行者，令其早入長安，此人一至，與銓招搖腹背，屠戮善類，雲陷生民天下事大去矣。

皇上

國

所以用銓，求其錄忠去佞，奠安斯民，設心若此，謂無負

家乎。一曰竊勿之內政，奉所閱，豈大臣結納夤緣之地，銓乃令

其子馮源誚擅入內院，大張筵宴，延學士講讀史館，井中書等官，察盤銀七，珍窮水陸，文歡竟日，意欲何為，明明為招搖

結納地也。如此則銓昔日之政態猶在矣。咫尺

天威

而橫行無忌。若此其平日縱子往來貴要。招攬叔貨。又何如哉。

要此乃臣所熟知者。至前議喧騰貪婪萬狀。臣固不敢輕

以風聞入

告也

夫銓居政府。今既年餘。

皇上

聰明天縱。豈不少見。逢迎醜態。滿朝學士。日夕相親。豈不洞

矚。小人肺腑。臣新進小臣。矢心奮報。必不敢沽名以瀆

天聽

實見奸臣在位。國事必自日非。

皇上

一段弼民伐罪苦心。為此一人蒙敵致

上德

不宣。下情不達。實可痛惜。伏乞

聖明立賜斥罷使普天之下共仰

日月之明忠良競進政理刑清為子孫遠無窮之業臣即言

出禍隨甘之如齋臣不勝痛哭上陳戰慄侍

命之至

題

朝廷

主德

國

觀焉

國

糾叅誨貪剝民之督臣疏 順治八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魏琯謹

為督臣誨貪剝民誤

以亂官常事臣惟節鉞重臣上宣

下恤民隱地方視為安危者也而總漕居南北襟喉尤關

軍

命脉督臣吳維華明朝勲爵也投順以來俾以鎖鑰之任

備極

乏隆謂宜如何損糜矢報正己平屬以求無負

息者乃于去年十月內見其率屬助一疏稱自捐銀一萬

兩分派所屬并換括各項共九萬三千兩。胡相然自居首唱。若見為數太多。為時最早。可回覈祿而鳴得意。臣不勝浩嘆。淮揚何地。總督何官。所謂率屬者。是何法守也。淮揚連年水旱。一望白茅。額派既不堪命。復責全道府州縣。捐助紛紛。多者三十兩。少不下十餘兩。即荒僻彈丸。無不五七百兩計者。夫此項銀兩。果各屬出之囊中乎。抑仍取之民間乎。上以此求下。下以此媚上。其間嗷呼詐索。火耗加添。正捐者九萬三千。而上下官司之假公濟私者。不知幾萬。小民之典妻鬻子。敲骨出髓者。更不知幾十萬也。嗟乎。淮揚之民。何罪而堪此乎。且惟華者。原諭令度查官吏擾詐。

作樂者也。乃躬先倡率。指

功

令為聚斂之符。罄民膏為布帛之計。利歸于己。怨歸于上。犹  
臣好惡同民。將誰欺乎。夫華之屬亦多婁矣。作法于廉。犹恐  
其貪。似此相率。屬何則焉。然則所謂有聚斂之臣。寧有益  
臣者。惟華可謂兼之矣。我

皇上

洞悉民艱。慨然停工。銀兩悉歸正項。萬姓歡呼。始信前之  
勞民傷財。為此無益之舉者。實諛諸臣。有不得辭其  
責也。近見餉部諸臣。俱撤。惟華居然尸位。謹據原疏  
明白糾參。伏乞

勅下

該部確議罷斥。為人臣任利尹

君之戒，臣但從

國計民生起見，不違恤权势之誼也。

特糾越制冒濫疏 順治八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楊義謹

為特糾邪臣越制欺

君冒 濫名器仰祈

大奮 乾斷以正

國 法以禘奸魄事竊惟域中無兩大合天下以定一尊故自高帝

王垂拱御宇望明堂而朝聖后其宮殿魏煥與臣下迥異

非徒崇壯嚴實以聳觀瞻也臣火讀

聖詔 內諸王奉稱墨勒根王所造第第興

皇子 宮殿無異事容其僭倣之原皆由工部右侍郎李迎暖陳

諛逢迎之為崇也。夫迎暖醜醜卑注之狀。久不適於輿論。即前  
任營繕郎時督造墨勒根王府第。軍飛鳥革。帝居款端。不惟  
凌空柱斗。與

帝座

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方今

朝廷

大工如

承

天等門。乃萬國瞻仰。百官蒿呼之地。關係何等重大。迎暖竟

任其頹廢。漠不關心。耗竭帑藏。歛媚凌

尊

不過借竹頭木屑。為獵華誇獎之階。假劣工極巧。作固竅竊位之

計。竟中止。知有美官。目中尚知有

君

乎。如此天堦神巨杆。鎖營連化。不數年而璣陞侍郎。真沐猴

而冠我

皇上親政之始、院部大臣、悉行澄汰、中外莫不悅、孤若迎暖者、豈

可日容於

免釋之世哉、臣與迎暖素無一面之識、一言之晤、但從

朝廷起見、誼難緘默、伏乞

勅下該部、立行處分、以正趨奉、欺

君之罪、庶

國法、明而名分肅、奸邪除而仕路清矣。

重名器疏 順治十一年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嘉謨

奏 為名器不可濫假。然臣不宜復進。請

旨罷 斥處分。以肅班聯。以清重地事。竊是非者天下之公論。舉錯者之大權。故進賢退不肖。則賢者得以彙征。而不肖者亦甘罪

朝廷

屏跡。未有身蒙棄逐。復鎖營求進。濫膺爵祿。而面顏居是位者。臣於宏文院蒙典籍事。編修金元禎。不能不駭異焉。元禎昔與臣同官。始巡按河南。繼巡按蘇松。貪鄙愈邪。聲大著。百尔在位。無不舉為笑話。卽長安士民。亦無不報口交斥。順治八年。甄別御史已奉

首章

職為元禎者、即宜悔過、潛踪甘心、惟退乃復、百計圖誅、必欲身濟榮顯、遂改頭換面、混四典籍、編修之職、無論案勿重地、不可寬此宵小、然以革職之官、死灰復燃、撥之

國

與、斷無此例、夫以督撫糾劾之官、亦有得還原職者、然必究瑩無瑕、故爾錄用、若元禎類然、梯革、可以改官、別授、則凡以監司革職者、可別為知府、同知、以知府同知革職者、可別為推官、知縣也、事因一人之榮辱者小、而國

朝廷

之點、涉者大、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聖明

即將元禎革職處分、則賞罰明而勸懲明、可風動天下矣。

直隸海寇釀禍之根疏 順治十二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巨野鼎彝謹

為直隸海寇釀禍之根、恭請

事、海賊鄭成功、負

招徠之大

旋撫旋叛、今且攻破漳泉等郡、聲勢猖獗、奮燈臂以抗

王師 奉 幸

天討 大張旦夕、自當投首、但釀禍之人、不問、則行間之賞罰、不與、釀

禍之根不除、則內外之消息不斷、臣不避嫌疑、敢為

密陳之、浙閩總督劉清泰、剿撫無能、一籌莫展、當因

皇上

山金勸攻圍海澄時勢必在克濟奏乃不能相度機宜同心撲滅致賊衆復肆狂逞禍成燎原其貽誤者一也及見事不可為遂以病

請蚤蒙

恩俞

允而新督未至自宜仍駐衛妙州制控未險要乃東裝迎應早踰杭妙以西近聞其本章軍政料理文移與平時無異則非不起之病可知信口息肩獨以憂遺

君父

其貽誤者二也此臣所謂穉禍之人

皇上

宜亟賜處分以勸勵行間者也同安侯鄭芝龍蒙

朝廷

養之異數自古未有初猶謂借其榜棹勸導早歸今

十年於茲、桀驁彌甚、是就僕從諸人、往來不絕、家信頓通、既不能訓子、幸心又不肯束身、受待罪、出入

殿陛、水密遣震嚴子弄兵於海壖、父高枕於都下、行路之人、知其不可、

皇上  
縱急投誠之勞、不忍即置於法、然其一切起居動靜、何可不倍加防閑、倘用兵之際、虛實或為所窺、封疆之憂、近在時服、此臣所謂釀禍之根、

皇上  
宜早為留意、以肅清內外者也、

卷一百一十一

特糾陳請之非疏 順治十五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給臣魏喬介謹

奏

為特糾陳請之非以肅紀綱事臣竊謂帝王之治天下也莫尚乎礼礼以辨名定分截然而不可易為人臣者兢循礼不敢踰越斯步節謹度小心事上之道也若義王孫可望者臣不能無議焉夫可望何如人也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縱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朱陽古者失國之主如刘祥孫魏陳礼之流皆不過封為公侯即開國元勳封王如郭子儀李光弼者亦無多人明之徐達常

遇春皆生而為公、死而封王。

皇上

開天地之心、盡赦可望、從前不法、而錫以茅土之爵、實屬古今  
曠典、為可望者、當念何功何德、美食錦衣、滌慮洗心、改行從  
善、庶收桑榆之効、以答高厚之恩、乃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  
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出自

朝廷

可望甫未歸順、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籍、武能戡亂、何  
至望見貶辱、鼠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昧無對、知繼則請  
動內帑、為波經營、臣聞

天子

穆穆、端拱垂裳、豈有借財與人、亦豈有人臣借財於  
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勸合、夫勸

天子

合之給為

朝廷

緊急公事及官員未往而設非常人下賤可以冒濫也今  
可望之弟可昇不過一食糧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擡取家  
眷則應自備脚夫未聞牧園園小人寄以乘墜策良道而可遂望  
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祿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  
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之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  
不言伏祈

皇上

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清而臣  
子咸知敢共之義矣

糾劾大學士明珠等罪狀疏康熙二十七年

監察御史臣郭琇謹

題

為特糾大臣背公糾党納賄營私仰請

乾斷

立賜嚴誅以請政奉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

錯枉而已克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之始焉因  
其才而姑用之使焉知其非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於  
極盛我

皇上

聖德純粹至鑒淵深每放勳重華與世同構臣竊見

皇上

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獲澤一物不得所而勸

誦千古難逢迹共畿輔之地奸邪逞詐植党類以樹私

竊成福以感眾曰益縱恣

皇上

灼知情偽于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

獨斷中使俞賑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

破格超擢感激涕涕莫知所以為報當自念職在糾彈

仰体先帝之心轉效鷹鷂之逐謹將大孝士明珠余因  
柱背公營私實狀臚列具呈于左

一  
凡閣中標擬俱由明珠指麾怪重任竟余因柱承其  
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

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陳蕃芝奏劾湖

廣巡撫張沂疏內并請設處保舉之員

皇上

而諭九卿臣一體議、乃標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沂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

一

明珠凡奉

諭旨

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

上意

不喜、吾當從容授教、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結

黨、羣心、挾取貨賄、至于每日啓稟奏畢、出中左門、滿

漢部院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

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

明珠連結党羽、滿州尚書、則佛倫、傷恩泰、及其族侄侍、郎、傅、騰、塔、庫、珠、等、漢人之搃攬者、則余國柱、結為死

堯寄以心腹、向時凡会议、会推皆佛倫、傷恩、恭把持、而固  
柱、更為之、素素、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門、

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因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  
滿、然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  
下遭此、

聖主  
爰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此皆倩官搜索、以奉私  
門之所致也、

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成應陞孝道之人、率往論價、  
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汰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  
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

一  
新補每明珠余固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  
肥所題用河銀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獲

皇上  
試察新補授任以來、請過各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  
可知矣、當下初議開時、彼以為必委任新補、欣然欲行、尤  
卿亦無異辭、及

皇上  
欲另委人、則以于成就方沐

聖眷  
舉出必當

上音  
而成就官止臬司、何以統攝、於是故題奏仍屬新補、此時未  
有阻撓意也、及新補張大其事、與成就就議不合、於是始一力阻撓、  
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天鑿

正明當洞悉新捕累抗拒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

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需索至于考選科道即冊之訂約凡有奉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

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驚官意毒謀險竄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樞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首御史吳振方頗有奏劾而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但約累指卷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古  
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言之罄竹難盡

皇上鼓舞臣僚，貴其實心報効，臣受非常殊

眷若捨豺狼而問狐狸，即為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党羽實繁，雖此必報，恃有

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聖威立加嚴譴，簡用賢能，俾替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感戴

聖明無盡，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

諸級前明逆瑞、魏忠賢碑墓疏 康熙四十年

巡視西域江南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 臣張瑛謹

題 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于前朝，私鑿之碑，豈宜侍留于後世。

臣請

乾剛 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題額，乃

朝廷 報功之盛典，恭聞我

皇上 前歲

聖事 南本

勅修 岳飛之墓

賜題 于諫之碑，故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文扶山河，恐其歲月侵久，埋

皇上

荒烟而沒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我

之彰善於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殛。

臣奉

命

域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遙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簷惹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礫屍身後，逆珣魏忠賢之墓。臣不勝駭異，迺而視之，見有穹碑二座，岿然並立，合書欽差提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愷新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札監東筆提督南海于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碑忠賢

之墓、目覩覓之頃、概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啓時、竊  
孫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  
祠、幾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戕、  
後乃磔其尸于河間、差快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屍不足、  
以蔽厥辜、又何可於畿輔近地、畝此種惡之跡、潛越之制、以欺  
壓山靈、玷污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闍寺、謗切歌謠、以為身豈  
遭顯戮于生前、墓枕幽甬、現于矣世、何以做巨塾、和大法哉、  
尤可異者、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慎筆、在  
碑、伏其造于放明之日、豈有顯遭正法之逆玷、敢于潛植、乃尔、若  
造于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

之存殤、尤屬狂悖不法、在監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不足深罪、其如駁速述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

修明史之時、凡明李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傳、表揚以彰公道、壞繳

光

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党羽、大將潑天日、無三尺、一至于此、伏乞

皇上

天威乾斷、即

勅地

方有司立什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克惡之徒、並不能保全、改瑩于身後、其于

聖明

瘝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戾于斧鉞矣、緣係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責惟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仰

祈

皇上

睿鑒施行

請重處忤旨之部員以救國体疏

協理山西道事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俞化鵬謹

奏為

聖主見澤及民微賈忤旨

旨妄瀆乞賜

乾祈從中處分以敦

國体以杜包攬事竊臣一介寒儒至愚極陋荷蒙

皇上隆恩由景令拔至臺班自問遭逢之盛縱竭犬馬微忱不足仰  
報萬一伏覩我

皇上宵旰勤勞達聰明目數十年來國計民生之大無一非

睿照所及、昨因東省荒歉、時厯

宸衷、廣為籌畫、蠲租發帑、而外復截漕米八十三萬、以濟全省

飢民、在光天化日之下、無不知

皇上孜孜汲汲、惟以愛民為念、即罄數十萬倉儲、以賑災黎、亦屬

聖心所大快、乃有刑部廣西司郎中章紹聖、河南司郎中吳應龍

等、具本叩

關、請將截漕一項、遵照舊捐、各認捐項、補完等語、臣聞之不勝駭

吳、夫捐納屢奉

上諭、永行停止、即如四十二年、山東撫臣王國昌、請開捐納、奉有

嚴誼、豈可例禁止於荒歉之年、而反廣開於豐收之日、是我

皇上

愛民感心、近則明示於四海、臣民遠則頌美於千古、秋萬世而紹聖等數十人、獨謂賑濟之恩、必待掄補、其罪一也、定例三品以下、惟言官得以題本、百姓有真正冤抑者、方許叩關、夫司既非納言之臣、有取亦非百姓可比、事屬違例、語亦無根、其罪二也、查本內有名人員、半屬攬指積棍、前既假名器為居奇、今復借倉廩為壘斷、其罪三也、胡宣、李遠、王惠民、戴同文、馬文鏞、沈澄等、俱係見任外吏、且秦晉滇粵、散處數千里外、何由知事例、將關同違親戚子弟、彙齊列名、若劣盡根株、必係先棍假捏、五月二十日

臣於

方澤

察禁、知紹聖註囑、至今未起、而今內哀然居首、如知情是

聖主

為用上不知則應舉<sup>首</sup>奏何事視同兒戲其罪四也凡條陳事宜上聽

睿裁下聽部臣確議而詔聖等概敢比照事例預定銀數並有分班銓用字樣將使銓政任其更張項款隨其怪重其罪五也案內定價只稱一兩四外而伊等在外包攬照數加倍是文庫之外尚浮銀百餘萬勢且盡飽貪壑而謬云急公其罪六也此輩借他<sup>人</sup>之物先顧己或徒手得官出外利民或獲千<sup>利</sup>萬<sup>利</sup>飄然脫却追漲格變計勢必蹈西安之故轍而

天

戾終於難補其罪七也夫我

皇上

惠愛蒸黎不遺餘力固已至極無可復加為臣子者縱竭志

彈能尚無寸長一得可佐

聖心

所未及者、而公麼小官、忽發狂言、事犯叩闕、不言之例、應按光棍律、連從重處分者也、臣身受

主恩

罔顧煇忌、職司言路、何敢緘默、所容伏祈

皇上

大賜乾斷、使中外臣民、洞達

聖考

則倉庾自可無虧、官方不致有玷、奸頑無恣肆之謀、朝廷野享大平之福矣、

被糾自陳疏 康熙四十四年

偏沅巡撫臣趙申喬跪

奏 為謹懇微忱仰祈

聖鑒 事竊臣九載外吏七年田里蒙

恩拔擢任封疆常慮才識謏劣涓埃無補感激

高厚 勉圖報稱惟知上有

君父 下有地方一切文遊故旧立廢往來即家人父子亦不能兼顧如

臣子夙招遠任大原府知府道路既遙音信正少彼中諸事且俱  
不及問知近因邸抄見臺臣蔡珍為

聖主 之洞鑿最真學臣之代題可駭謹據實糾參以肅政方事一疏

內稱山西學臣鄒士璉特有代題保留撫臣一疏查素疏內  
有大原府知府趙風詔係巡撫私人等語士璉既屬風詔同科  
進士其父申喬又係士璉本省巡撫彼此世好綱繆固結今大  
原士民劉統德保留馮知非風詔之賄囑鄒士璉冒昧代題查為  
知非風詔之請託等語夫大詔原詔長沙數千里臣子風詔之有無賄  
囑曾否請託臣何敢妄為置辯惟是臺臺所稱彼此世好綱繆  
固結臣果有此心即是結党欺

君之  
罪狀臣交

恩深  
重振効無由而敢結党以欺

聖明  
則臣即律逃于

國

法斷難違于天誅。但臣于夙詔前年拘送李書函一崇，以為眾口所交責。蓋李與臣同中康熙八年南北榜舉人，而于

李與臣于夙詔又同中康熙二十六年南北榜舉人。臣于夙

詔既得罪與同科舉人之父，則李臣鄂士璉亦未必修好于

同科進士之父。且臣于夙詔既得罪于父之同科舉人，臣又何至

再修好于子之同科進士。至臺臣又謂臣係鄂士璉東省巡撫

彼此綢繆，且并力既衰，未日苦短，官情既沒，交情正疎。況臣

駐劄湖南去沙鄂士璉籍係湖北麻城界，相去幾二千里。臣

子與鄂士璉玄屬同科進士，臣為鄂士璉實未謀面。若以

東省巡撫即有綢繆，則楚省之任內外者，顧不乏人。如其一

言一事、即沛罪東省之巡撫、則巡撫豈能盡約束東省  
之仕官、而臺臣蔡珍、遂指為彼此綱繆、果有所風聞耶、抑  
出于揣摩之見乎、臺臣職司言路、凡有風聞、固宜入告、而揣  
摩之語、似不應上達

宸衷

搃之、臣本庸材、濫膺逾格、一家俱逆、非常之

恩福

過、每虞意外之咎、除臣子夙詔聽候察實處分外、

伏乞

皇上

俯鑒微忱、特臣亟賜罷斥、俾孤子不為仕路所不容、而林果

永戴

聖慈

於罔極矣、謹詞具

奏

曷任悚惶之至

議誅逆臣年羹堯疏 雍正三年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題 為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

法事、該臣省得自古功臣、每有不克保全其身家者、非國家  
待之以薄、皆由此輩之不克善居其功、果能如尹之說、周之旦尚以  
及漢唐諸臣、何常不克全其名節、保其後裔哉、况我  
以忠厚開基、上白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各以天地之量、堯舜之仁、厚待功勳、保全臣下、世其爵秩、錄其子孫、迄今封陞不絕、及至我

皇上以

至聖之聰明、

大孝之純德、續成大統、整綱肅紀、法度彰明、而寬待百庶、尤復

恩被有加、不但百爾臣工、感恩感激、共圖報効、即昆蟲草木、亦莫不向榮沾化、同遊此

仁恩浩蕩之天、是以

聖德廣被乎遐方、

天威遠振於殊俗、懷德畏威者、非一姓、輸誠向化者、不一、即

青海之小醜、偶爾跳望<sup>梁</sup>而

聖慮之神、誅已無遺策、行間大小諸臣、不過奉

皇上之指授、以振軍旅、尊

皇上之方畧、以攝人心、年羹堯惟知擅作威福、恣意殺戮而已、惟智

濫軍功、遍柱私党而已、又何功之有哉、而

皇上

聖德淵深、

天懷廣大、不自以為功、而以為年羹堯之功、不自以為能、而以為年

羹堯之能、推心置腹、格外加恩、晉以大保之榮階、賜以上公之

世爵、崇封社父、歷及子孫、名器之錫、等於莊親、寔論之加、

過於賢哲、且以為年羹堯者、即鞠躬盡瘁、肝腦塗地、亦不

足以仰報

聖恩

於萬一、而乃妄白連大駱縱吳帝、隨其喜怒、以為黜陟、任其好

惡、以為刑賞、以屬被待督撫、受其跪道、而不以為侈、以目下視

屬員、令其坐班、而不以為僭、

天子

之詞臣、而等於奴隸隸

天子

之侍衛、而供伊前驅、種：悖逆、繫竹、堆書、此一熟忌、憚之小

人也、而且賤貨無厭、惟利是圖、指軍需而派款、動公帑而冒

鎖、薦齊人、必索謝賂、奉勅一缺、必售私人、拿監窩、縱夾帶、

笑及銷鉢販私茶運川木部同賈豎此又一斗筲之小人也如  
此款

君用

上不

皇上

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誅之不容少緩須臾者也而

天覆地載之量不即加誅猶復逕一令其明白回奏臣以為年

美免又當愧懼交迫痛自悔艾竭力振効以贖前愆矣而

乃更肆欺罔怙惡不悛希掩飾其悖亂之行於敗露之後仍

日事其詭詐之謀於懇望之餘此又一惡不畏死之小人也今

臣耻與同列列並請正法而

皇上

且

聖明以為國家賞罰大必諮詢內外大臣俞僉謀畫一

仰見我

皇上與衆共業之

聖心仍當宥保全之

聖德即四海之外萬世之遠亦無不共仰共見者伏乞

皇上俯如

廷臣所請明正典刑以彰

國法臣不敢復有異議緣係奉

旨酌議具奏事理貽黃雖尽合併聲明

議誅逆臣年羹堯疏 雍正三年

廣西巡撫日李紱謹

為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

題

法事。雍正三年八月廿一日准吏部等衙門咨前事內閣雍正

三年七月十九日內閣鈔奏事員外郎張文彬捧出內閣大學

士九卿廖事科道會同奏年羹堯奏摺奉

旨覽

內閣九卿廖事科道奏幼年羹堯奏章既悉年羹堯為川

陝總督貪縱楚放縱網利營私本應即加處分因伊立有奇

海之功朕竟欲委曲保全故罷其總督之位授為杭州將軍

令其效力以贖前愆乃今事敗露不料其欺罔悖逆之罪

至於此極，實為國法之所不宥。如當日黷拜以開國元勳，捕政犯罪三十條，遂致不可保全。年羹堯今日之功劳，豈能數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則甚於黷拜。朕展釋思維，自古帝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焉。盡予赦之，然俟曲為寬宥，則所典常而虧國法，將采何以示懲。卿等合詞奏，乃在廷公論。若此，而國家賞罰大事，必稽徇內外大臣，貪謀畫一，可降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公心，各行已見平情酌議，庶否作何處分，即速具奏。欽此。相應前移咨前去，欽遵施行。計粘抄疏一紙，等因奉

旨

移到日欽此。欽遵。候旨看得春溫秋肅，大化本無心而

而成傾覆栽培上天實因材而篤苟有勞之可錄

因

家有不次之恩苟有罪之當誅

王者

有無私之法日向任都院衙門即開年羹堯奸貪狂暴  
植黨營私因無案牘可憑未便即為奏糾近准各部  
移咨欽奉

上諭

始知其婪贓鉅萬積惡盈千事事皆有確據蓋海宇  
所駿聞實史冊所稀有欽惟

皇上

念其微勞立彈奏交上止令自奏蓋

天覆

地載之量無以復如今內閣九卿詹事科道上本奏恭已  
在眾棄之條允屬大同之論

皇上猶復虛衷

諭令

降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及內外大臣愈謀畫一

日謹遵

旨平

情酌議上塵

聖覽

伏查青海之役年羹堯任封疆之重既不能弭勞於未  
之先復不能制寇于方集之際初統大兵親至西寧即甚  
無功遊擊以下多有損傷其後青海<sub>底</sub>定皆上賴

聖德

指授下由將士同心年羹堯未聞奔馳之謀亦無追蹙  
之力特以身膺素聞例得叙功以視整拜兩

回

元勳相去甚遠其一切貪婪之罪冒銷兵餉冒叙軍功攬

皇上

鹽茶之法專川陝之利効力人員之財物盡入貪豪築城  
運米之多糧悉歸私橐茲贓盈千萬罪止於貪尚可救  
役功之條止正革取追贓以仰倂

天地生全之德至於陰謀巨測狂妄多端謬借間外之  
權以竊

九重

之威福妄謂

朝

中有事以惑四海之心至今蒙古藩王屈體所過督撫  
跪迎等威擬擬乎

至尊

要地廣置其私党則大逆不道所法可唯寬不執之罪

謀茲衆逆而未定無將之戒己身蹈而莫辭日聞春秋

之義。人且無荷。將則必誅。應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所  
請。持年羹堯交與法司嚴審正法。以為人臣不忠不  
法之戒。青海微勞。應毋庸議。日謹遵。

旨具

奏伏乞

皇上  
乾斷施行。

議請誅奸雍正四年

河南父樞日田文鏡謹

題

為欽奉

上諭

事竊照人日無將則必誅况罪大惡極天下共知者乎

伏惟我

皇上

以聰明睿智之

聖人

為

天與人

歸之

聖主

而又

大

孝格

天至誠動物則凡天下含生之類血氣之倫莫不涵濡于

仁至義盡之中。鼓舞于先天化日之下矣。至所以尊其位重其  
祿同其好惡以萬禋親者。又豈千古帝王所能希冀焉。  
者哉。惟阿其邪。塞斯黑者。位極人臣。地居密近。三當璠  
其忠誠。竭其智慮。以輔佐乎。

聖明

則寄股肱之任者。莫如伊。膺心膂之托者。莫如伊。指山河  
而盤帶礪。萬世子孫不失王侯之爵。豈非身

固

同其久長者乎。乃不量其德之深。而才之庸。惟日事其心  
之奸。而計之狡。

皇上

屢加之恩。而不知勸。

皇上屢訓之切而不知懲直至大罪昭著極惡彰明神人共

憤中外共棄我

皇上

仁同覆載

堂

合乾坤猶不允諸王大臣之亟請而

特深

遲延不忍之天下

天心

及今塞思黑患貫滿盈冥誅隨及我

皇上

聞奏之下

聖心

化為惻然則四海九州莫不仰

皇上

之至仁千秋萬世莫不頌

皇上

之大德矣今又欲將阿其那從寬曲宥

垂詢內外臣工可知

皇上平日天恩下逮二人無時不望其悔悟無事不求其可寬自始至今未嘗或釋者也然而

皇上之欲從寬曲宥者

大舜之心臣子之不敢順從者率陶之法伏乞

皇上將其那即正典刑以稱快乎人心以垂戒乎萬世

未敢擅便為此具章謹

題請

旨施行

勅尚書任事過銳 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統勳謹

奏 為敬陳管見事 欽惟我

皇上 任用材賢 豈擇英俊 尚書公臣訥親 以勳州世胄 幼侍 禁廷 蒙被

殊恩 管領部務 膺棟梁之重任 而樹察察之儀型 誠不可 不慎也 且採物論 備察輿情 其不能不仰頌

聖慮 者 尚有两端 請為我

皇上 陳之

一承辦事務太多 恐有疏失之處也 尚書公訥親 未及強

王言、趙泳

禁誼、此外

特之事件、尚有多端、即其智能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或精神勞憊、必至貽誤事机、我

皇上日覽萬幾、親裁庶政、今日之大臣、必不得以不親細務藉口、若伏誦親親、概行武斷、則政務有素脞之虞、必欲巨細兼綜、則案件有滯滯之患、見今誦親所管事務、何者可以量行酌減、非巨愚所敢妄議、但量能而投之政、去任以盡其材、俾其才敢盡力、常餘于所辦之事、則積序

之虞可免而贊襄之効益著矣。

一任事過銳，且虞逢迎者之漸衆也。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事處，且時蒙

召對

啓用方隆，無論所屬人員，奔走恐后，而同官寮寮亦皆敏手而避其鋒銑，倘供其閉賄賂之門，竊威福之柄，在上必不容其如此。即臺垣諸臣亦必有抗疏而論奏

聖明

者。然正謂事出于因公，跡涉于任怨，或反復駁詰，或過目不留，出言而事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竟氣過銳之机所不免也。以臣所聞，議之者曰：部中議覆事，件、歷來所奉。

諭旨與題定之例有皆可因用者則堂司官多兩引以侍其主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本屬代寬則吏戶兩部或改歸從嚴若督撫從嚴則內部必無改寬之事為此說者只出于眾口之唯調而聞此說者不得不虛

東以內省蓋既為

朝廷

信用之大臣則當時性謹慎集思廣益慕推賢讓能之

風著同寅協恭之誼以無泰工奉公補之雅望也以上所  
所論二事在今日不見有契瑞而將未恐漸成偏任我  
皇上用行政無非出于至公納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岳報  
稱至其取任之繁簡尚望

聖明裁度、氣象之謙、盈猶莫

喻音訓示、尚頌有云、不剛不柔、敦政優、日願效風人之  
義、以為宰執之箴、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裁抑相臣居官之親族 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戶劉統勳謹

奏為請抑裁抑相臣之親族以昭示平均之

聖治事 臣伏見大學士 臣張廷玉 曆事

三朝 小心敬慎 我

皇上 待之以誠優之以禮

眷注 隆恩久而勿替 可謂道達極盛者矣 然而大名之下 責備

恒多 勲業之成 晚而當慎 其子姓親族 見在居官者

大眾 不能不啓天下之物 臣竊聞外間輿論 動之

桐城張姚兩姓 佔却半部縉紳 湖廣由來此氏 在



近威誼之厚。歲月未及周知。然居官食祿者。以此其衆。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者也。夫以一果之中。兩粒之內。而有數十人捷要路。津負赫矣。世勢則其里竟相埋。俸卑附木。徒必不盡守分。而斂點矣。但所得官之由。或因科目。或家荐。或切繫。或係。或叙。或日增月盈。以至于今。未便遽議裁汰。惟稍抑其身。陞遷之路。俟知有特盈戒滿之心。引嫌退避。又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臣切聞。

聖祖仁

皇帝時。曾因廷臣中有陞轉大連之員。

特諭傳

止陞轉。原任大孝士王熙之孫王景曾。適在其內。在

伊等身爰者，信為宜然。至今通湖者，亦謂公當。且愚謂宜做此意。

勅下太學士張廷玉、金同吏部衙門，將張執邦冊有名者，詳悉查明。其同姓不宗，與遠房親祖，不在此例。但將實係親房近支，累世密察見任之員，開列奏聞候

命下之日，為始三年以內，除

特旨陞用外，其餘一概停陞。如有叅罰，照例降革。過此三年，仍依資俸陞轉。我

皇上優待大臣

是禮備至，而臣愚獻此未易改者，欲俟望風述所之人，知

朝廷登進之私以期世受

曰恩

家長享福澤于無窮也今之議此兆二姓者未暇詳加

考核而竟中或以為有數十百人之一眾一經查奏之後則  
其实在多寡明白非若于外議者之疑不待辯而釋然  
矣此項侍臣人員有見地而明達者自信為成全愛惜之

道若謬見有屈抑之處則休慊惶惶無知之輩又何必

急于登用以其驕傲之氣也哉至于外省督務同道等

官未必絕不迎合現望之見彼見湖臣方今信用致于其

親族之仕進者不免格外題拔以見德烈今日之愛而加

誦勝其異日將恐惡而墜洪州此又勢之必至其也且大率

士張廷玉年既七十矣。若使天下後世信為無偏無黨之大臣。不但享令名于無窮。亦必不愛門祿之衆。若其親戚子姓。知進而不知退。議之者既多。則嫉之者必衆。恐因枝葉之蕃昌。轉致奉<sup>本</sup>根之剝蝕也。我

皇上方以湯平正直之道。凡示臣工。而濶臣又秉進退人才之權。今以停<sup>本</sup>世之

旨為訓。誠一方既有以昭政治之均平。即有以示相臣之謙退。愈覺堂廉之間。同德。且愚于此不勝私心之願望也。且謹直抒所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張己年大學士和珅罪狀 嘉慶四年

直隸總督 戶部侍郎 胡季堂 跪

奏 為 遵

旨 授 據 實 覆 奏 事 切 臣 途 次 三 河 界 接 兵 部 火 票 遵 到 嘉 慶  
四 年 正 月 十 日 內 閣 奉

上 諭 一 道 諭 將 指 出 和 珅 各 疑 款 左 次 何 議 罪 並 字 外 有 何 款 均  
據 實 迅 速 覆 奏 欽 此 仰 見

聖 主 睿 鑒 如

神 大 公 至 正

執 法 鋤 奸 之 中 寓 隆 治 尊

親于義、伏查和珅起身寒微、游曆宰執、受

大上皇帝逾格恩施、實近臣中所罕有、和珅如在人類、何致喪

盡天良不知

君父大義乃盡

國病民、幾同川楚、發匪貪黷放蕩、真一無耻小人、伏請

聖諭所指罪狀、大漢病机、容擅押軍振、把持部務、袒護親

友、子弄权舞弊、種貪婪無厭、已屬罪不容誅、至賜予

乘擒、直入

禁門、修建園屋、竟仿

大內、甚至

太上皇帝批摺，敢稱不知，撕毀，另行擬旨，喪心病狂，日無君上，至於此極，殊屬悖逆，是和珅不特得罪，

聖躬，且得罪於

太上皇帝，實

神人所共憤。

天地所不容，此等大逆不臣之法，流傳海內外，臣民莫不同聲譏滅，

以彰

因憲，伏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五刑，祈我

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珅，依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

上紆

太上皇帝在

天之

憤怒下快天下人心之積恨、臣世受

國恩、未能及早奏、已蒙

皇上 燭照、揔東循省、悚惕靡寧、惟祈

勅部 將臣嚴議治罪、以為大臣不能彈劾奸容者戒、臣

謹遵

旨據 交覆

奏

密擬詞目洪亮言誣謗國政之罪於度四年

成親王永等謹

奏為遵

旨會同嚴審定擬具奏事竊臣等欽奉

諭旨將洪亮言所陳各條逐一研訊當將洪亮言親筆供  
單恭呈

御覽奉

旨洪亮言為革職交軍机王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

奏欽此臣等復會同提訊前供無異再四駁詰洪亮言

惟有伏地叩頭痛哭流涕自稱迂愚小官用職政治一

時糊塗信筆混字。今蒙逐層指示。少夢方醒。實在追悔何及。只求從重治罪等語。查洪亮吉以點曝小儒。其詞館不思束身名教。循分堵供。迨妄生異議。敬肆狂吠。其所稱

皇上當先法

憲皇帝之嚴明。徒法

仁皇帝之寬仁等語。我

朝

列祖

列宗文武神聖

德威並濟，洪亮言以小臣妄聞。

高深考，存軒極殊，屬狂謬，並稱三四月以來。

視朝稍晏，恐有仇優近習之人，焚惑。

聖聰等語，我。

皇上親政以來。

宵旰勤勞，刻無暇矣，逸現當。

豫陰之中，東皇既紫。

太考先，明凡有智識之倫，無不同深欽慕，戴洪亮言，胆敢以不。

忍萌諸心，不忍出諸口之言，肆竟，謗仙尤為罪不容誅，至。

各怪內，以惡和紳為老師，孫士毅，實光，鼎吳省，廟。

諭旨

為和珅屈膝、李侍、蕙賜祭、韓錄、昏夜向和珅、求  
身祭酒為博官、胡長齡、汪滋、耽等、皆係已正法、和珅  
任內之事、大半已怪身故、人止曹存

凡依附和珅者、不必誅連、自應毋庸查究、其所稱親口  
交卷、列情、未及長、人、怨恨、戴心惶、獲罪甚重、  
秦承恩、惠、斷、名、狼藉、張、誠、基、陳、文、緯、通、恩、明、善、  
未怪嚴行治罪、並稱有向軍机章奏、未求認師生、探取  
詩消息、行賄、保、造、考、取、優、等、又、已、改、送、督、李、奉、翰、將  
取站規門包、又江南狗天相、負冤未伸、皆由獲陵、兩貪  
賍、能、法、等、款、鞠、訊、下、俱、稱、以、自、保、聞、毫、無、指、矣、

御製

其如列清業已奉

旨賞加道銜、隨同廣兵辦事、秦承恩業經奉審、查無閑城  
避賦、致難民投訴情、不是以

加恩釋放、惡於因其屬獲首犯、是以蒙

恩降捕侍郎杓天相一名、案現在查辦、洪亮吉全無聞及見  
所言竟同夢藝、杓毋庸置議外、洪亮吉身係翰林印  
供係陳時事、現當

皇上廣開言路之時、亦應自具奉章、轉交該衙門代進、况聞

涉

皇上起居政治、竟將毫無影響、該妄寫書札、各處投遞

居心更不可問、敢思我

皇上、勅幾勤政、求莫求寧、中外臣民、無不共聞共見、洪亮

言自外生成、何傷

日月、

但無禮於君者、罪在不赦、况敢肆其誹謗、實屬喪心病狂、  
無復人禮、洪亮言一犯、應請照天不敬律、擬斬立決、其原  
呈書札詩詞、一併繳進、由有日等會同審擬緣由、恭摺

具

奏請

旨施行

奏劾提督統兵無方副將應陣退縮九度十四年

二品頂戴兩廣提督奴才百齡跪

奏  
為據實奏

以飭戎行而裨倖捕事竊照外洋水師去為勦捕洋匪而  
後提鎮將備管駕舟師為果身先士卒遇賊殲擒斷無  
不効命之兵亦斷無不畏死之賊何至賊匪肆無忌憚屢  
噬猖狂無如粵東武備廢弛已久奴才自到任後夙行通  
飭閩省水陸各鎮協營一體督飭弁兵力畱採作以挽頹  
風迄今陸路鎮將等官尚能奮勉每當汛令防堵口岸  
偵緝盜賊亦多勇幹出力之員以營伍可漸期整肅

宸  
旺

惟水師之懼怯、無能、竟成頸疾、奴才初猶以緝捕喫緊之  
時、水師在、需員、未敢急遽、竒貴、因復再三告誡、務祛  
畏惠之習、俾海兵及早蕩平、庶可上慰

下竹民力、乃數月以來、留心體察、水師內鎮將各員、類  
皆瘕<sup>疲</sup>、現畏縮者、前因舟師在洋、巡緝未能詳悉、底  
裏、近于防堵內河海口、目擊情形、實深憤懣、即以此  
次提督孫全謀、督同獲左翼鎮之副將王國寶、署春  
江協之叅將何英、遊擊林孫、守備曾榮、千總梁翰、外  
委卞成彪、吳協山等、各乘米艇、及得九品盧楚元、題應  
壬管帶、江單小巡船、駛至番禺果沙灣、勦捕張保

仔等、匪船乘直前來迎拒、惟時祇有遊擊林孫守備  
曾榮、千總果梁韜、把總萬超、唐茂高、外委萬東有、卽  
成彪等、駕駛五船、隨同孫全謀在前攻擊、而王國寶  
何吳各帶米艇、一見賊船、先行駛退、其僕九品盧楚元、趙  
應士等、所帶紅單亦相隨奔避、更有外委吳協山、因所  
駕米艇一隻、相淺、弁兵竟敢棄船逃避、以致米船被  
賊剽去、次晚連帶停泊、適有藍船五隻、經過、何吳及盧  
楚元等、又認係賊船、紛：駕船奔避、不知賊擊何處、  
隔宿始回、迨至赤滘角洋面、圍捕張保仔、鄭一棟之時、提  
日孫全謀、碣石鎮黃飛鵬、在東面港口堵擊、惟參將沈煜

黃朝輔、遊擊林孫黃振烈、守備曾榮、蔡廷芳、蔡振華、千總萬超等、兵船十二隻、隨同在前、輪番轟擊、其遊擊陳雄鬼等十二船、不過遠施砲火、而千總劉壯、陳有先、外委可等、九船、竟落後、覘望不肯向前、至王國寶督帶兵船二十餘艘、在西面港口進勦、十月二十一日、賊幫自死全、從東港口竄出東面、兵船不救、堵切截、而王國寶明知事當緊急、尚藉口防守西面、安然休泊、不動、及遣漢擬飛往招喚、始樣容駛到、而賊既遠遁、至營帶紅單船之員弁、內惟候補千總黃正高、奮勇向前、攻打其餘亦皆遂放砲火、甚至有把總林剛、私帶紅單兵船、駛至虎口、截

躲經奴才查出押令歸幫似此畏縮抗玩之員若不痛加懲辦何以嚴捕務而肅戎政查何英始則見賊潛退繼復疑賊警逃王國寶在內河堵截時見賊至而隨同啟避在外洋圍攻時見賊竄而延緩不前俱屬各無可宜相應請

旨將

署春江協副將之海口營參將何英兼獲左翼鎮之順德協副將王國寶均請革職治罪外委吳協山遇賊逃避棄失師船亦應請斥革治罪把總林綱于勦捕喫緊之時私帶兵船逃出殊屬胆玩應請斥革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在沙灣見賊隨同啟避之把總謝陸李榮高周得

勝、張吳祥、外委施英、楊羅芳、洪耀忠、王進朝、李逢春、邵  
天壽、刘文翰、十二名、及在赤港前逃縮不前之千總劉壯陳  
有光、外委趙可、曾步青、陳耀祥、黃君雄、胡明陞、黃朝福、  
李愛龍、概請片革、棍責枷錮海口三個月示懲、其督帶  
該弁等兵船之各將倫等、容俟查明咨部、及加議處、代  
九品盧楚元、趙應壬、並係文員、但已派管紅單、巡船等  
賊、屬次逃縮、均請革職、留粵緝捕、以覓後效、至提督  
孫全謀、前獲愆尤、仰荷

天恩

棄瑕錄用、復俾以提督重任、奴才每向該提督再三傳  
囑、務須嚴飭將倫兵丁、激發天良、認真出力、以期仰副

聖主

養成蓄銳之訓。無如該提督徒有虛名。全無實際。奉

本

四月內。在荷色灣勦賊一事。以少勝多。尚屬奮勇。不意

近來竟不能訓練。將備兵丁。恪遵師令。且當亦瀝角賊

婦鄭一秋等。潛逃之時。奴才探悉船數無多。節次札催

該提督毋黃飛鵬。毋師趕緊會商前往。與續船夾

擊。該提督一味游移。覓望。及至統兵往勦。而高督力

兵合力環攻。迨後仍復虛應故事。已不肯入港內。近擊

又不能在香港防。致令窮迫之賊。乘間脫逃。終年累

月以來。難得此大奸机会。遠近官民。無不以為巨寇當

殲。海洋得此可除。大患乃該提督竟一無展布。付以

塞港之石舟而不用、投以焚賊之火艇而不用、坐任功墜、核其失机、玩寇之愆、尚浮于畏、蒐之何莫、王國寶查此次勦捕、張保仔等匪幫、合計生擒及戮斃者、共有二千四百餘名、為數固屬不少、但在內河、經陸路文武員弁、督率兵勇生擒、擊斃者、有一千餘名、在赤滘、南洋面、緝獲各船于師船未到之先、圍擊十餘日、斃死已多、迨師到後、又連次幫同打是、赤滘、角、與賊一千四百餘名、亦無盡係師船之力、在該提督固不能據為己功、奴才亦不敢掩飾其過、現在閩、粵小民亦無不曰、寇孫全謀、且有憤恨泣下者、即該提督亦自知統馭無方、無可置辯、相應請

旨將廣東提督孫全謀、或于降革、其員缺另候

簡員補授、抑或革去頂戴、暫留東任帶罪緝補之處、伏候

皇上睿裁、伏念奴才自抵粵以來、日與前撫臣韓封、護撫臣

銜、署藩司陳若霖、署臬司溫承志、及各道州縣老心

構論、緝補事宜、嚴接濟、以絕盜、生添船炮、以壯軍、

勢、不敢一事不竭、盡犬馬心力、仰蒙我

皇上  
俯恤下情、疊頒

勅、項以資經費、不啻巨萬、一切必需之項、且節省支用、而所費

已屬不貲、竊以洋匪一日不滅、海疆一日不寧、今乃虛糜

帑、不克剪除寇暴、誠不辭各該員等、是何居心、

奴才實不料粵省水師習氣之怪。一至于此。因由于前督  
吳熊光不能實力整飭。然吳熊光遠在省垣。或于舟  
師勤惰未及周知。而前提臣錢夢虎在粵四年之久。竟  
置海洋緝捕于不問。無怪賊不知有兵。不知有將。不  
知有軍令。甚至現在配駕新船。調到水師兵丁。多有  
不情牽蓬放砲者。尤為麻駛之明驗。奴才親問孫全誅及  
各鎮將備等官。均不能為之改譯。奴才自恨未能早扶輿  
端立時整飭。實覺慚愧。至麻駛兵弁。概行懲辦。不但現在  
之水師兵丁可白者少。亦安保新用之官。新募之兵。不能得力。  
惟是洋逆尚在未靖。亟須厚厚集舟師。勤辦。以不擇尤

德劄以期仰仗

天威俾得咸知敵愾則將來貽悞海疆上賴

聖慮奴才何能當此重遣至缺夢虎麻駛水師至此今得託疾但  
鄉學身安春殊不足以昭激勸涼夢虎此時足疾已愈應請  
旨飭令該員來粵以備弁降補責令隨同出洋緝捕庶令在事  
知貽悞地方之員始終肅有仍未能置身事外或可通倣戎  
行是否有當謹據實恭摺參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密奏奉司 朕卷 庚子年

山東巡撫 程國仁 跪

奏 為密陳東省事勢窒碍萬難施展情形恭摺

奏 析

聖鑒事竊臣一介儒生叨荷非常

恩遇數年之間由京堂兩司提陞巡撫調任山東茲據原頂種

不足振勸萬一蒞任以仰托

皇上 洪福五穀豐稔民氣安恬報稱重遲催躋較早實為極

好氣象至地方應行整飭事宜前經臣列陳五條咸蒙

聖明 採擇曲加

訓

示竊謂祇備有自、尚可漸就規模、乃數月以來、細查兩省  
光景、受病皆在本原、一切吏治、民風、吏類、敗壞、為各省  
所未親、並為目前摺所未詳、據此情勢、起由省中各大  
吏、夙視類風、不知伊于胡底、夫以極敝之區、求挽回之法、急  
宜破除常格、大加懲勅、以鼓其氣、六當遵循成例、恪守純  
墨、以正其趨、按在準情酌禮、理因時制宜、巡按總理刑名、吏  
治責任、固重、而辦事皆先由司查辦、始詳稟、巡按推行、必  
須彼此虛已秉公、方蘇和衷共濟、若不揆情理之宜、有貴  
致阻、則循吏之事、視為拘泥、破格之舉、指為紛更、巡撫以  
兩司為左右手、一經牽制、通體不能展舒、而全省風氣、又

視大吏為移，省中微形，奸格呼應，便覺不靈。近守山東  
巡撫時，有阻路之形，不能展施尺寸。且在甘肅浙江風聞  
其事，即札致前撫，臣知順武恐係巡撫不肯和衷，劫其平  
心下氣，斯于公事有裨。和聲武方謂臣局外，不知當局之  
難。且此次到任，倍切謹勤，謹過事虛衷商榷，不敢稍存異  
見。美積誠可感，詎習氣未仍，年勞不可被，民不畏官，屬負  
不長上司，播弄是犯。陽奉陰違，甚至大負心然。尤甚於公事  
司溫承惠，搥不肯屈為人下，外似振作有為，實皆刻覈，使  
別心於大目前之伺，違其威福自擅之計，及至不圖利害  
而商酌，務復貌形，遂操以為仇其素素，樂觀成敗，即

如八月初四日、日方料理入關、監臨、核撥、曹果、振、知、黃、河、岸、  
考、城、堤、工、漫、口、曹、屬、正、當、頂、沖、勢、甚、險、急、日、因、藩、司、初、到、  
溫、承、惠、曾、經、辦、過、河、工、服、務、印、由、西、商、欲、委、令、先、行、前、  
往、查、辦、溫、承、惠、答、以、此、係、藩、司、事、若、委、伊、往、辦、印、刻、苦、病、  
等、語、日、正、在、患、急、印、欵、親、往、接、到、河、且、咨、文、治、知、蘭、儀、南、  
岸、漫、溢、曹、工、尚、不、吃、重、乃、委、藩、馳、往、查、勘、撫、卹、以、此、緊、要、  
事、務、竟、致、疾、呼、矣、后、其、致、危、情、形、難、述、

洞鑿

至查溫承惠年餘以來、此辦各事宜、亦復慮懦、懷怯、毫無英、  
際、此查、虧空、初、不、問、查、出、虧、挪、仍、如、設、法、着、進、亦、不、計、

查恭以彼

帑項有着無着、祇當一泰了事、以為事已

上聞

即可驟奏、并欲藉此壯聲勢、以緝匪類一事、僅將尋常竊盜捕獲數起、遂謂已就肅清、而未清盜源、盜匪仍熾、向未上司衙門、有督緝之責、若自行差捕、例令乃調以各處捕役份、四出、此以又保身犯重罪、人即今掌握數犯、功罪不能相抵、况假借威勢、以至恐嚇、劫詐州縣長、幾以長官、強佔物、又少審理詞、煩訟、云云、在臬司據詳審信稟、至千餘起、其實此內犯原告不到、詳銷、印兩造和息擬結、求其判曲真直、安律懲治、不及十之二三、結辦已倍復翻、旧案又成新案、控越了風、仍伏未息、且各有

惟首府有發審局、令臬司設學局、調攝現任州縣、久住省  
中、其人大率輕捷便利、巧于趨避、甚至造言生事、頓陷及林  
藉此鑽營、陞調、因而樹立黨援、竟成門戶、有外府屬本  
州縣、揣測影嚮、令人自危、亦復無志奮興、此等沉痾惡習、  
一日不除、則山東一日不治、且資格本淺、材積又庸、况臬司益  
橫恣、年不之棘手、新任藩司岳齡、安撲、實博、博厚、僅  
懷奉公、且旬、其必、且知、年不言、年不斥、而溫承忠、視其  
新進、乘其戒懼、虛詞相慰、以致藩司每用一工、而幾費壽  
踐、欲上二詳、而幾任驛願、將來墜入術中、恐心未能免、臬  
竊見、前於且和聲文、請在任時、辦理公事、可謂竭尽心力、而

地方究未見大有喜色。實因兩各怪執者，以致和聲武決不割身肘。然當時未敢一言陳奏者，則以溫承惠過公，皆托言力為整頓，堅僻偽辨，莫少端倪。誠慮者之牧牒，特若自處于自惰息玩，是以抑贊修事，實志以沒。且自揣才具，斷不及和聲武，所以勉力趨公，殫竭精力，亦不過和聲武之自加刻責。且受

思深

重，一身不敢顧惜，但念層比重任，僅于日行公件，中殫精竭慮，

名為辨，其實未能辨，一有俾大局，又徒以功高世，糜厚祿，無以對君父。下些小項余影，每念及坐卧不寧，飲食俱廢，天下論治者，無不以山東左為第一雄論。區區此間大小官員，亦莫不存難以沒為見，且若畏難思退，上負

欽定四庫全書

聖主委任殊恩，萬不敢稍存比志。死竟既忍，不言。俾厠循分職，守列苟為旦夕自全之行，日復一日，貽誤地方，則辜

息更甚，負咎尤深。且現欽奉

諭旨，出關後，即當前往省西安，預交民料，理運河，不宜有中一切小件。若候不能应手，勢難逼制，必致放顧，此失比再少思維，惟恐無行，不得不據實陳陳下悃，仰求

聖主裁奪指示，遵行。此有東省公勞，窒碍為難，旋展情形，謹備  
陳森稍遜誠具

奏  
伏乞

皇上  
睿鑒，且不勝惶悚激切之至。

陳情歸養疏 康熙十八年

翰林院檢討李因篤謹

奏為啟 臣母老多病，孤子萬難遠寓，泣血陳情，額

懇 乞 恩 賜 養 事 竊 惟 幼 年 而 壯 行 者 人 目 之 盛 節 辭 榮 而 乞 養 者 人 子 之

苦心 故 求 養 志 有 國 之 經 而 教 孝 矣 人 倫 之 本 伏 蒙

皇上 勅 諭 內 外 誥 臣 保 奏 孝 行 兼 優 之 人 凡 有 內 閣 孝 士 且 某 等

旁 稱 虛 聲 先 後 以 臣 因 篤 姓 名 聯 屬 荐 獎 獲 奉

俞 旨 吏 部 遵 行 陝 西 持 月 俸 月 廩

俸 赴 京 臣 自 念 臣 母 年 逾 七 十 七 多 疾 病 又 緣 避 寇 墜 馬 左 肢

受 傷 晝 夜 呻 吟 久 成 廢 疾 因 頤 床 褥 特 側 需 人 目 止 一 弟

因材、從幼、且斷、繼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祀、臣、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莞、。相、休、為、命、躬、親、扶、持、。跬、步、唯、高、隨、經、具、呈、哀、辭、。次、弟、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親、授、病、恐、有、推、接、。一、概、。肢、回、。窈、思、已、病、或、可、。偽、言、。親、老、豈、容、假、借、。臣、其、極、。愚、不、肖、。忍、藉、口、。生、指、推、卸、。。端、痛、思、。臣、母、垂、暮、。。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負、成、承、。

恩詔

華路

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闥、。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自、扶、床、。三、千、。唯、通、。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速、迎、。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凶、。不、忍、言、者、。則、是、毛、。以、。捧、檄、。不、遠、其、親、。溫、。嗚、。絕、。據、。自、忘、其、母、。瓜、木、。怨、。何、及、。餅、。累、。耻、。妾、。僕、。臣、。臣、。永、。為、。名、。教、。罪、。人、。

附歸籍 外補

陳靖歸養

李因篤

陳靖休致

趙申喬

乞補外吏

謝濟世

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且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率隆孝治、細以草芥、咸被矜容、自能推錫類之仁、披于士庶、事  
忍于父母、子、頓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聞且去且哀、  
遠故以虛譽、抹且、而不知且之有老親也、且雲翼與且皆素、食  
所居里用非遠、知且有老母、而不知其已病且衰、委頓支離、至  
于極也、即部且推諉之語、概指三人而言、把謂且當必舍  
其親而不知改顧也、且且謫誥、而同時存且皆

朝廷大目、其于君親出處、文、聞、熱、矣、以且獵名違母、則其始進

已平、不惟漬敷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疾、跡進賄譏、則于存、且亦為有靦面目、去冬臺司  
邪邑、絡繹進、且奉行、急若風火、且趨

朝于、限、且迫于載星、而同寢、私、倍、于愛日、然呼天莫應、涕泣

就、述志、緒、荒、述、乃、墮、雲、霧、秋、期、愁、麟、舞、見、且、母、在、前、寢  
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潰、官、常、而、于、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道、治、天、下、教、倫、厚、俗、遠、邁、前、朝、而、且、甘、處  
寓、老、親、致、傷、風、化、有、且、以、此、安、以、用、乃、且、自、故、都、以、來  
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宸遠、情瘳

上聞、隨于三月初三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翰林院檢討、旬日、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慄慄、恭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于、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母

自、日、暈、高、膝、下、寒、痛、弥、侵、晝、夜、思、臣、流、涕、羊、己、如、目、昏、昏

耽、隨、至、失、明、臣、仰、國、報

君、情、延、念、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步、乃、于、五、月、二、十、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

下愧惟有哀

君父香一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令聽其終養身  
為獨子身例相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盡日養母叨沐

至澤以終天年且殘病餘生純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錢骨  
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考策名有日益竭力酬

如遇務展酒樓矣且無任激切待

命至緣係陳情及理字都逾格貼黃難展既祈

鑒者施以

陳請休致康熙四十七年

偏沅巡撫趙申喬謹

為涪情劄休五、竊臣一介庸材、謬方予似、由刑部員外郎告假  
在籍、蒙

恩召見

持獲浙江布政使、隨隨奉看、欽移、又調用今職、偏沅巡撫、臣從未  
有、遭逢、臣自願、仁人膺拜

異數

且竭、不、駑駘、就未、足、振、稱、萬、一、而、且、賦、性、愚、闇、秉、性、拘、迂、

九、載、以、事、罪、愆、實、多、若、然、非

聖、主、之、寬、恩、安、能、苟、延、于、今、日、此、臣、之、宵、旦、瞻

天感地不能自已也。至本年子部议革职、诚为允当。又蒙

皇上施恩格外、仍留原任。

高天厚地、未是上擬生成、豈敢重凌。

至明、倘安旦夕、惟是臣自昨官治、俱係隻身辦理、若一日不能

操筆、即有一日不能發之文稿、一日不能牽動、即有一日不能理

之案件、今日事已六十有七、精力日耗、目力日昏、且右臂酸痛、

每發即難于操筆、右足痺痛、每發即難于步履、公再選送、

日久必致貽誤地方、臣外持何官、湖南白地、若以衰老殘軀、

廣厲謀而荒職守、日昃益深、臣心游悞、不知犬馬狀只

感

主項 雖不容自愛、但臣年已或老、臣力已衰、甚切感

思、  
心愧無振

思、  
是以謹啓、實情、陳陳于

君、  
前、懇祈

皇上 俯念封疆重大、於臣之老、鑒臣之心、允臣之請、准歸田、墨

思、倘不厚憐、曠望、以小草野餘生、咏歌于尧天舜日、

下、列、情、結

鴻恩 於國極矣、歷請具

奏、伏、祈

皇上 俯鑒

乞補外吏 乾隆三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謝濟世謹

奏 為 滙陳下情 乞

恩降 補外吏 必竊惟科道之望內陞 甚於外擢 而人情或顧外  
轉不願左遷 況臣負罪至深 受

恩至重 欲前涓埃之報 且作

日月之光 而僅表

枕類 虛拜

夙願 犬兆志主 蛇亦術珍 目獨仰心 反勝斯文 伏念 臣維母特  
氏年已七十 臣又係獨子 曠自雍正甲辰秋 復闕赴補

朝

母于萬利十五存於葬矣丙午冬代軍出塞母氏舍藜藿

以異孫倚門闥而坐子亦又十二在子前矣母今其復

班尚建子舍頃以母氏書未達及行動艱難身日昏眩聞

做捧懷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貧苦甘旨不供不

孝有三其一斯在欲迎養則廣西至末水涉七千餘里江

湖之風波不畏車馬之顛覆慮之可虞欲歸者則往返動經

半年在家不過數日乍遇又頃告別已別却准再西慈

母之涕淚珠漆進子丁方寸終亂是列夫志史孝二女難兼

而在官去官無二而子母再少時強惟有外孫鄰省處以

血養數年但目才能已不稱道府之官而還羸又美司

林香省過之類

請之例、違例干秩、端不可開、伏乞

勅部

治日妾情之死、或知州知縣降投徽員、恫日將母之忱

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日六風塵下吏、遠避臺德、情

班然、民社在躬、外以鳩營、子之乃、母子聚首、內以仲

烏鳥之私、其公廷、屈膝於上官、勝往也、為其於荒塞

目無任東、尾之至、謹

奏